

從政大原民中心的實踐看族語的織網

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センターの実践から考える民族言語のネットワーク
Weaving the Web of Indigenous Languages: Perspectives from the Practices at ALCD, NCCU

黃季平（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主任）

台灣 族語推動若從2000年第一次族語認證算起，至今已走過二十多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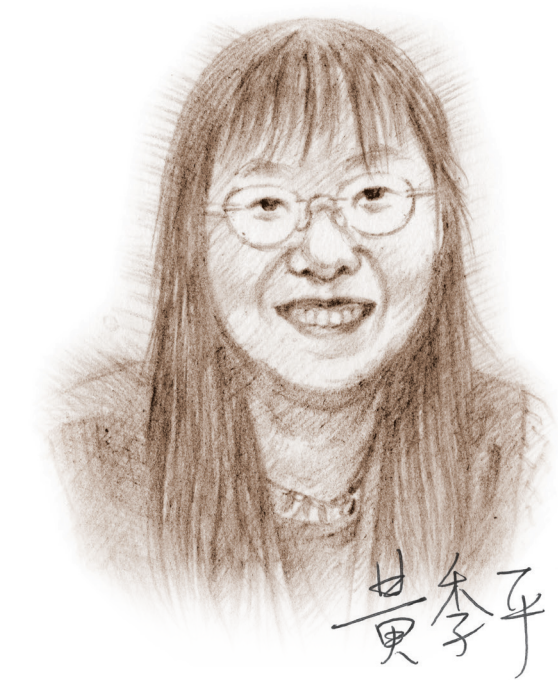
族語復振不是單點工作，而是織網工程

政大原民中心長期參與族語認證、教材編輯、師徒制、族語競賽、族語維基百科、族語文學獎等工作，幾乎見證了當代台灣族語復振的主要階段。這些工作表面上各自獨立，實際上卻彼此連結，構成一張支撐族語生命的網。

族語復振最怕的是「到處佈點，卻沒有成線；做了許多項目，卻沒有成網」。如果認證只是考試，教材只是印書，競賽只是活動，文學獎只是成果展，那麼族語推動就會變成零散的行政項目。真正的問題是：這些項目能否互相支援，使學習者從認識族語、學習族語、使用族語，到最後能創作、傳承並發展族語。

認證與教材：族語學習的制度入口

族語認證是台灣族語政策最具可見度的制度之一。它建立了族語能力的標準，也讓族語學習不再只是家庭或部落內部的事情，而是進入國家教育與公共制度之中。認證的意義，不只是取



得證書，更是提醒社會：族語能力需要被看見、被測量，也需要被尊重。

然而，認證若要真正發揮作用，必須依靠穩定而清楚的教材系統。政大原民中心長期參與族語教材的編輯與印行，使族語教育逐漸從早期各校自編的鄉土語言教材，進入較有系統的部定教材階段。教材讓族語可以進入教室，也讓教師與學生有共同依據。

但教材工作也暴露出族語推動的深層困難。拼寫規則、詞彙選擇、句法說明、功能詞解

釋、新創詞使用，常常都還沒有完全穩定。族語已不只是傳統生活語言，也必須面對現代學校、行政、公文、科技與公共生活。這意味著教材不能只保存舊詞，也要能支撐新時代的表達。

師徒制：瀕危語言最深層的搶救

在所有族語推動工作中，師徒制最能觸及語言傳承的核心。因為語言不是只靠一週一小時的課程就能自然延續，而需要長時間、密集而真實的使用環境。政大原民中心曾在拉阿魯哇語、邵語、噶瑪蘭語等語言的師徒制執行中，看見明顯成果，證明瀕危語言並非完全無法搶救。

但師徒制也最能顯示制度的限制。成功的師徒制不能只靠短期委辦，也不能只靠行政流程。它需要慎選師與徒，需要承辦者有使命感，更需要長期穩定的制度支撐。若語言傳承被切成一年一案、一次一標，便很難承受真正的復振任務。師徒制的經驗提醒我們：族語復振不是普通工作，而是民族文化存續的志業。

競賽、維基與文學獎：從會說走向會用

族語競賽的變化，也反映族語教育觀念的進步。過去朗讀文章比賽較重視發音與流暢度，但情境式演說更能測試學生是否能在具體情境中使用族語。這是一個重要轉向，因為語言能力不只是讀得正確，而是能否在生活中表達。

不過，情境式演說也帶出新問題：現代生活詞彙如何處理？外來詞可以直接借用嗎？新創詞的標準在哪裡？這些問題若沒有辭典、教材與語言研究支撐，競賽現場就會承受過多壓力。

今日族語的危機，並不只是沒有人學，而是學了之後沒有足夠場域可以使用；不是沒有教材，而是教材、辭典、語法、競賽、創作與公共使用尚未完全接合。族語復振若只靠基層熱情，容易疲乏；若只靠行政計畫，也容易零散。



族語維基百科與族語文學獎則代表另一個層次。維基百科需要大量新知識、新概念與現代詞彙；文學獎則需要深厚的古老詞彙、敘事能力與文化記憶。前者要求族語能說現代世界，後者要求族語能保存民族內在情感。兩者合看，正說明族語不能只停留在初級教材，而需要大型辭典、語法整理與知識系統的支持。

把點連成線，把線織成網

政大原民中心多年來所做的族語推動工作，真正的意義不只在於完成多少計畫，而在於提出一個重要提醒：族語復振必須是一張網。認證提供標準、教材提供路徑、師徒制保存深層傳承、競賽促進使用、維基百科開拓現代知識、文學獎保存情感與創作。這些工作若能互相連結，族語才可能從課堂走向生活，從活動走向制度，從保存走向再生。

今日族語的危機，並不只是沒有人學，而是學了之後沒有足夠場域可以使用；不是沒有教材，而是教材、辭典、語法、競賽、創作與公共使用尚未完全接合。族語復振

若只靠基層熱情，容易疲乏；若只靠行政計畫，也容易零散。未來更需要把經費、研究、教材、師資與社群實踐重新連成整體。

蜘蛛吐絲，必須結成網，才能承接生命。族語推動亦然。只有當每一項工作都不再孤立，而能彼此支援、彼此牽引，族語復振才不只是努力過的痕跡，而會成為真正能捕捉未來的網。◆